七修類稿

七修類稾卷之四十八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奇謔類

魂不赴體

予嘗觀奇恠之事於諸家有全然非常理者固可謂異有深切於理者亦以奇恠記之豈非自惑於理歟如薛用弱記裴孝廉生魂馳鬼馬類世多有之聊述一事宛然如裴者復說其理以俟博學者正焉予友會稽朱朝儀袍語予曰父友三卿某素公直見重鄉曲凡有不平者咸取决焉一夕歸過溪瀬瀬中步石子偶滑遂爾傾跌起即淋漓奔家至則門已閉固隙中見妻燈下紡績擊門高叫其妻曾

莫之應私意曰吾豈死於溪耶今為鬼耶何幽顯之判如此耶復思鬼可潛身從隙入以試之隨到妻所遂擲弄剪刀拍妻之額妻驚駭叫兒口稱頭痛滅燈以寢某惶懼知已為鬼矣復出號泣走愬當境土神神曰汝素忠直可隨吾來至溪見形浮水面神令閉目推墮墜於溪遂覺之起視其地已非渡所屍流數里而天亦昧爽矣歸語其妻刎合夜事亍謂陰精陽氣聚而成形陰血為魄氣陽為魂魂升魄降散則死矣當其未散之時或驚死誤死一旦魂離於魄奔走四出不知其為死也何也心震神馳不復根究雖同夢昧豈如偃卧安靜神清氣融自可以反其形耶抑或氣盛知死而不能反此却佯狂依附遂乃為祟世傳有鬼

者又非是耶然久則散去故世聞有鬼覊後却無之矣修善終者無復言鬼蓋生時病以磨滅精靈死即魂散若三卿者一旦驚魂出生氣全在故乃如此使不復屍即所謂鬼矣此自然之理何必爲異土神卒領之說亦理所有盖此具在祀典安有不當死而忠厚者神不救哉

前知事蹟

予觀書每見先知之事以爲如山人之辨茶采康節知識後事必虛之說此則非一日也又思史稱鄠里之智足以知身後之事及漢滕公掘地得石槨有三千年見白日之說則三代以來已有數學事乃一定但習之者特先知耳因節畧數条併錄於左以見代皆有人人自不知耳隋煬

帝命麻叔謀開河至睢陽宋司馬華元之墓開穴漆燈棺帳遇風皆化爲灰一石銘曰睢陽土地高汴水可爲濠若也不迴避奉贈二金刀後麻叔謀被砍爲三段又掘至上源驛之東得一墓漆燈煌煌啓棺其人如玉髮生過腹矣檢得一石銘其字鳥跡之篆文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添棺葬於城西今大佛寺也已上出開河記又衛先生大經解良人生而閉門讀書周知曆象壽終葬於解良之野開元中大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鹽田掘至衛先生墓得一石刻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又開元中江南大水玄宗詔馬御史往巡[illegible]至

江南忽見道旁有墓浸水公念之命遷於高原既發墓得誌石誌後有二十言曰爾後一千年此地化爲泉賴逢馬御史遷我向高原驗其年果千年矣(記上洲宣室誌)又江南保大中秋日伏龜山掘得一玉函長二尺濶八寸中有鐵銘文云梁天監四年秋八月窆室於是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憑乘雞出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道闕隨虎遇明徵字皆小篆後後主國亡知之蓋後主丁酉年生辛酉年即位至甲戌年國破應前二句矣國破時曹彬按甲於城南潘美統兵於北城借古人二姓以明之東鄰乃指吳越錢氏家道闕是無錢也錢王弘俶小字虎子又甲戌年亦舉國以入覲皆驗也又高氏據

有荆南日於山庭鑿池得一石匣啓視中有篆銘云此去遇隆即歇至宋祖改元建隆國亡又沈彬郎中袁州宜陽人卒之年自定葬地子孫發土至七尺有石片既啓下乃得石墓一所靈座花臺蓮花燈碗皆青石爲之鏽鐃絕妙又得青石銘曰開成二年開雖開不葬埋添燈猶未點留待沈彬來已上二事出採蘭雜記又宋祖築殿得石有篆書曰歲在申酉汴京不守及徽欽北狩非申酉年殊不知後杜充去東京之年乃己酉也又嘉定中有厲伯韶者俗稱賴布衣精地理之術至廣州爲林某家看其先壟以今中衰者由祖冗向稍偏斜所至因發地得石有文曰布衣厲伯韶爲林某葬此千載谷食之地後學淺識不可輙改徐視石

與府志封徼不同耳遂揜之[出水東日記]又至元十五年有霅厮名狗兒者於杭北山橫衝橋鑿土得一錢券云雁門馬氏塋此後云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出武林舊事]又國朝景泰間洛陽兩農訟一石於府一云已耕而得之一云出巳土中知府令舁石來視則有刻曰大明景泰乙亥知府虞廷璽為我復與此齋其時正乙亥府主南鄭虞廷璽也鄭意康節齋遂為建祠[出冬餘序錄]今省志所載無前十七字事恐涉術數而諱也又正德駕崩大學士毛澄迎今上嘉靖之駕駕至藁城過橋偶爾橋崩有碑出焉碑文曰橋崩天子過碑出狀元來則毛乃弘治癸丑狀元耳又建文時程濟陝西朝邑人四川岳池教諭一日詣闕上書

日某年月日西北兵起國當有難朝廷欲誅之告曰請繫之以俟其時不驗誅之未幾北至靖難兵興適符其言遂釋出使爲軍師護諸將北行同退北軍俄有徐州之捷後不知所之後人見其暮夜往祭徐州勤功之碑亦莫知所謂也後

文廟過徐見豐碑問以何爲者左右以前失利於此某人所立戰功次第統軍姓名者

上大怒急令碎之復曰且錄碑中人名來至則碑已鎚拆錄其名則程濟之名正値鎚處而不可辨矣後

太宗登極照名誅之程得逃難始知暮夜之祭乃禳之也予觀此事則知前之十一事者亦若人耳深知理數但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不可違也

夜叉

嘗聞杭醫吳景隆之妻產一子而青面無髮雙角夜叉之形產出將殺之遂被躍出窓外升屋而走吳集家人用布囊捕之捶死予未信也後見吳敦闕私抄中亦載此事始信爲實蓋二吳厚友也

柴光

正德庚辰回回新橋鄧副使家灶下有柴一堆忽然放光如月之明照耀墻壁移置他處其光亦然如此十餘日方止後亦無他事

鼠報

吳支主事張元吉應祺嘗言家有一僕善捕鼠擒殺甚多一日睡熟微覺足痛以手捫之乃一鼠嚙其指也擊之不去遂拿鼠投之亦不去痛極乃殺鼠劈口方脫傷已大重血流滿床席矣明日遂爲一瘡潰經月痛楚而死苟或爲報應云

死者復生

吾杭崔家巷有漆匠杜鑑病死將月家人已置棺于野一日欲火之啓棺見屍不朽因細視之胷中復有微熱但閉目不能言耳後竟月餘復生

五通攝人

餘姚郭姓民人新娶一婦過旬日適値元旦其婦粧飾出

堂欲拜公姑行至竈口倏然不見舉家四野尋覓不得後五日聞半死於山間家人往救問之但曰被二三人拖扶而去只從屋簷上過至則相合如醉夢中今偶日出予往林木中睒下視其鞋統裳襴皆已碎壞後或看守不嚴則又攝去矣不得已賣入於新建伯家遂息人皆言五聖也

佛足生蕈

桐樹園祥符禪院新雕佛像未彩飾內一座足底生蕈如芝草上分二莖齊曲仰承二足其端如掌大色間黃白發生之巧渾然天成杭民爭往觀之侍御胡公淵聞而惡之召責其僧蕈遂枯死

錢穀能飛

吾友王蔭伯敎諭銅陵時聞有王姓民初富後貧遺空倉數十間一夕聞風雨聲晨起視之則倉皆穀實之矣而穀每粒有二微翼如糠粃然歸語予則表兄諸廷佩曰予在山東日薄暮空中轟然有聲衆曰錢飛矣明日詢之城隍廟後某家得數萬錢予始信蝴蝶滿死樹迨不虛誕

猪肉生字

吾杭嘉靖七年五月間官巷口屠兒李姓偶殺猪吳姓者買去未及烹第見油膜內字文隱隱起膜視之則油上如印成之書四行其色如容其大如首其文曰瓶官手璧兩身敵功在鷄魚則蕪矣初行五字第二行二字第三行五字亦行二字共四行似前後尚有字焉乃衆分買而食

之矣此則親見者又聞嘉興正德間曾殺一猪背上三圈每圈中有王字一箇亦不知何說也

參政夢

吳友參政陸原傳濟居主政時得寒疾一夕見二卒挾持而去至一大殿有主者峩冠博帶據案厲曰此非所當攝二卒復引而退行見門樓一座門上有先君詩㨿筆亦書一首回遇姻屬孫知府安趨前揖問孫以今日至此孫之孫遂爲他卒扶去傍有大水漫漫心甚恐懼二卒隨推而下驚覺乃一夢也後家書至孫乃夢日死矣人以此非地獄之說耶陸正郎又夢侍飲王者一人飲畢王命盡賜席間金銀器皿陸辭之王曰爾不授當與爾一參政陸心自

以此何人斯從者曰此

興獻帝遂踐後數年嘉靖入登大寶心恒以官必止於參政無何遷陝右參政赴任至靈寶憇息分司間見軟門有先輩數人詩章因咏一絕書之間黃河近遂肩輿視之明日疾作不可進矣即沒其地嗚呼陸豈知死在於參政耶題詩見水又知爲死之日之事耶前定錄之說何謬耶人可以妄心求耶

狐狸

山東多狐狸而無猢猻嘗聞狐狸成精能變男女以惑人予嘉靖八年到山東以其事詢土人土人曰狐每夜半即潜入貧家破壁至卧榻中出口受人鼻息人覺聞其氣騷

曰打皮狐打皮狐然不知其去幾許矣如此乆之便能縮形地不可進廚亦能以進俞又便能變化遂與民間男婦相淫亂各尋其雌雄以合且善攝其財物以益主其所私者死復移他室人亦不甚怪也有士工宋留暮遇一夫自言欲爲人役話間隨宋至家出錢沽酒對飲醉後睡去乃一純黑狐也宋亦不驚破明發語宋曰汝無福吾之西關李某氏也李乃青州府吏其妻遂爲所染又石槽城李尭儒官也祖母爲其所染祖死母復被之家有獵犬時或見之遂吠以噬彼則跳躑於主身耳又張姓者乗車出西郭見一犬追婦人飛來顛閒婦人乞以附車逐犬自言某地人張遂載以去抵家復求假宿張不拒而遂同寢焉閱數

月自言我狐也今當去君明年此日見我於臨清某市張如期至其地見婦走索於市中喚之即下同至一酒館歡飲數日資以白金百兩告曰與汝緣數足矣再勿相從張回不知其所向觀此則商人取以爲妻之事有之矣是皆見在之恠而臨淄一縣之民予親聞之也

沈氏魚

仁和四都民人沈浩父子横法侵漁水利嘉靖戊子夏家人劈二魚已爲四片烹將食之其魚躍出盤者三鄰里來觀猶自蜿蜒沈曰是何恠乃爾吾食之食無一月即懼水利之禍明年孰知長子又亡豈非天假魚以兆之耶

康節生死

邵氏聞見録曰大父伊川丈人與李夫人山行於雲霧間見大黒猿有感夫人遂孕臨蓐時慈烏滿庭公生髪被面有蓝能呼母七歳戲於庭蟻穴中豁然別見天日雲氣父之告夫人夫人至無所見旣長游學晋州山路馬失同墜深澗中馬死公所傷唯壞一帽熈寧十年公年六十七矣六月微疾一日晝卧覺且言曰吾夢旌旗鶴鴈自空而下導吾行亂山中與司馬君實呂晦叔諸相分別於一驛回視壁間大書千秋萬歳四字吾神往矣無以醫藥相逼也後竟不起嘗於史傳中言上古聖人之生死多有如是意或荒唐今伯温記其父安有妄耶此於傳中言行録俱未載而聞見録又無刊本故特録出以見康節誠異人也此

古今一見之者也

懐馬果報

嘉興萬石長懐氏者家富賓客漸東南以石爲庵池池闌爲肘莧主翁殁巳久隣有呉老人亦物故而尸不寒三日不敢殮及甦自言曰彷有一獰卒押至法曹有官如王者傍執簿書人問曰汝壽未盡何遽攝至卒復押而出索錢不行頃間見懐翁着械而來問之謂曰吾當貸汝汝歸當爲我言之吾家殺生甚衆罪皆歸我今受報百端吾不能爲若若矣所可解者惟有設大醮耳呉曰汝官人素不信此苟無佐證亦徒言也懐翁曰冥中無可爲證但吾平生所積一一語之矣惟床頭之物夾屏風中四百兩兒子不

知汝爲我言可也吳頷之及醒徃語其子果然乃一如其數又嘉靖甲午浙省考試官馬呈瑞入簾之夕簾中驛丞張煥夢考官騎後禦婦人之首騎奔入塲張逐之人頭曰勿救彼我特來報讐耳覺以告諸同事者無何聞考官病御史以張善醫令入時之則馬不可治矣馬時尚了了但云驛丞爲我逐此婦人張詢其僕乃知考官前任鎮江時斫死娼妾金氏昨過其地遂動心得疾及死前一日語諸官曰幼嘗於九里湖夢中舉後復入貢院欲易靴而或曰汝無靴矣昨入簾覓靴不可得今非死之數乎嗚呼果報之說有之耶有之乃奇怪也紀以警人

托生之說亦妄矣時或有之不可決以爲無也但聖人之教不語怪耳艷異叢說記前身之事多矣事不可信但余觀英傑之士必多般若中來不知何也聊舉宋人言之張方平乃瑯琊寺僧轉世（見冷齋夜話）東坡是眞戒和尚所投（見捫蝨新話）王十朋乃族叔之師嚴伯威（見梅溪文集）史彌遠乃覺闍梨之復生（見隨山雜志）馮京記已先爲五臺僧（見孫公談圃）眞西山是草庵和尚（見癸辛雜識外集）至本朝尚書胡濙乃天池僧之後身（見墓誌）皆事跡明白或自言或同時之人之言諒不誣也

李林甫

予女翁曹　和鋪飲於陸允誠家主人割雞將烹而雞背

死然李林甫三字客皆驚而不食事動杭城後予聞而謂客曰千年之後林甫尚為冥報事耶客曰癸辛雜誌所載耕牛批背之事亦豈為妄耶正三世為牛七世娼之意也洪武間吳山雷震蜈蚣背書白起亦此之類欺衆皆右之予因言劉公嘉話中有畫工解奉先私資入己及誓曰若爾當為牛報後果為人家一犢背有白文解奉先三字似此亦有之也但此雞不應如此之遠事乃偶然當置之不言也

佛光

嘗聞釋氏云出佛與舍利子之地每有光焉余未之信也後見王嵐峰念守潯陽時遊廬山有記記云至捨身崖予

方股慄膽落不敢前一僧踴躍拜曰佛光現矣初視紅色
掩映雲端漸成五彩復圓如車輪如是者三余誦之猶以
爲此山靈之氣偶爾見於文殊乘獅化現之地嘉靖甲午
余在金陵遊大報恩寺寺塔壯且麗可謂極天下者聞有
舍利鎮塔下是日同行者五人老僧隨之且曰善人登之
時有金甲神人或五色光現不淨者有損爲衆聞之且見
其峻險遂至二三層或四五層者余則竟行至頂意其言
之妄也不意出寺數十步偶爾回觀則塔上橫射光彩眞
如佛圖所畫遂指衆而見之此又不知何說

耽詩成僻

元人劉昂有山雨詩云嵩高山下逢秋雨破傘遮頭水沒

腰此景此時誰會得清如窓下聽芭蕉余常哂其上下淋漓清在何處近時海鹽沈某因誦離騷經而得二句曰叢蘭芳芷蒲東皐閒步春風讀楚騷然下韻不接因久思誤墜厓下人方翳扶乃曰好也好也遂歌曰忽憶靈均發憂憤墜崖幾折沈郎腰因思古今未常無對傾跌傷躰寧無痛楚尚曰好耶皆耽詩成僻不顧其身豈非痴乎

五十二

蘇郡文徵明之父林弘治間為温州知府一日覺似病狀令人往九仙祈夢夢仙曰孔老人之言即是歸告府主文莫曉其故明日升堂有老人來禀曰命觧之木共得板五十六片三片朽而無用文曰此尚可以觧多乎老人曰不

可解矣文省昨日之言問其姓則荅以姓孔遂驚怖而回衙病即不起時正五十三矣同郡唐寅字子畏弘治間解元也嘗記九仙祈夢夢人示以中呂二字語人亦莫知故後訪同邑閣老王鏊於山中見其壁間揭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呂字唐爲曰此余夢中所見也誦其詞有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之句黙然歸家疾作而卒時年亦五十三也

托生

吾友金子良生女數日隣婦過而問曰某日曾人生女乎家人曰何問也婦曰夢子女云然頸後必有白髮家人叱去後三月頸後果見白髮死前衛百户朱卿生子方三日

有僧來詢曰君家三日前生子否朱曰何謂也僧曰是吾師轉世左手有硃砂志視之果然然亦不久死人以爲說破故耳

動石銀錨

大禹之塚在紹興去城十餘里塚上直竪一石名曰砭石如人家擂槌可以動搖閒下可以線過然數十人稱之又不能起蘇州有磚砌之塔名曰宮巷塔雖高不過三丈大不過數圍人撼之即動頂之風鈴每爲人搖下因此塔亦每歲每脩今宮府以欄木障之好事者椿木以搖淮安清江浦廠中草園地上有鐵錨數枚大者高八九尺小亦三四尺者不知何年之物相傳永樂間三保太監下海所造

雨淋日炙無點髮之縮視之直如銀鑄光澤猶日用松世者

武侯兵書

廣西全州山上有武侯兵書木匣歲或一換新板於外手舊嘗聞之未信今大中丞賴東橋云親見也

生老病死苦

聞見録載熙寧中王荆公改新法日爲生事曾魯公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稱病不出唐參政與荆公爭直不勝疽發背卒而趙清獻惜之過唯叫苦而已時人稱爲生老病死苦又中吳紀聞載吳江邑小地狹崇寧中遂於縣東隙地置儒學以養生員置養濟院以存老者安濟坊以養病者

涌浮圖以產死者當時亦有生老病死之稱予以彼將亦有慈幼局以養嬰孩之棄者何不以此易去生員之生及增縣獄之囚豈非真之生老病死苦耶以此視彼則可謂一虛一實之對也

聖汗

北魏孝昌三年二月洛陽平等寺金身兩目垂泪遍體俱濕時人稱爲佛汗如此三日而明年爾朱榮入洛誅戮百官殆盡（見洛陽伽藍記）宋靖康元年正月立春先一日京師太史局勾芒神流淚濕襟袖是年徽欽被虜（見俗備解）正德間賊人劉六輩反於山東末至曲阜而大聖人像面汗出其孫衍聖公以布拭之拭而復出後賊至盡擄每朝所賜豈非吾

大聖先知其厄是亦決也乎

女鬚

鷄肋編載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又宋史載都下朱節妻髮鬚長尺許徽宗賜爲女冠洪武初南京齊化門東街達達婦人亦有髭鬚長尺許

七修類藁四十八卷終

七修類藳卷之四十九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奇謔類

鼻飲頭飛

元詩人陳孚出使安南有紀事之詩曰鼻飲如瓴甋頭飛似轆轤蓋言土人能鼻飲者有頭能夜飛於海食魚曉復歸身者予見嬴蟲集中所載老撾國人鼻飲水漿頭飛食魚近汪海雲亦能鼻飲以頭飛則恠也昨見星槎勝覽亦言占城國人有頭飛者乃人婦人也夜飛食人糞尖知而固封其項或移其身則死令人作書者自云目擊其事予又考占城正接安南之南而老撾正接安南西北信陳詩之不誣

也

五更啼

弘治己未科學士程敏政爲禮部主考官既入廉給事中華杲劾之以爲鬻題遂詔獄覈杲一時回護杲坐不實去有右杲者亦被罪當時雖廷辯然皆爲翰林諱而卒不得白但考卷命別取之故此科至三月方得揭曉而敏政不能無愧容矣後寮家置酒有優人衹應扮出提鷄者大叫曰我有一隻鷄價賣一千兩一人曰誰家的賣得此價對曰程學士家的只買他箇五更啼經題一座赧顏敏政亦窘尋即致政

海觀杜撰

海觀張天錫錫作文極敏捷而用事多出杜撰人有質之者則高聲應之曰出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也

二命肆

杭衆安橋有星士號秀山門戶蕭然後推一命因批曰火入金鄉必主弟兄離散其人驚曰吾兄赴金鄉軍吾兄弟俱送之至彼而病死是一火入金鄉而兄弟離散也先生豈神人歟因薦譽之自是來者充斥洪福橋有周主簿亦善此術歸休二十年日入於貧遂設肆以資是日高坐嘆曰二十年做這許樣來發言罷休者數聲忽一人入簾拜曰我搆此讐二十年矣今欲往剌之而先生特爲相勸殆天所以啓我也就出刃於靴中擲地而去亦自是溫飽二

事皆合甚相類也得失豈非自有時耶

王沂公主

文昌化書後載梓潼帝君降筆勸敬字紙文又曰宋王沂公之父見字紙遺墜必掇拾以香湯洗燒之一夕夢宣聖拍其背曰汝何以重吾字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生顯大門户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曾後果狀元及第誠若是則吾夫子亦有輪迴果報之事乎老杜所謂孔子釋氏親抱送者非欺我也可發一笑

十七字詩

正德間徽郡天旱府守祈雨久誠而神無感應無賴子作十七字詩嘲之云太守出禱雨萬民皆喜悅昨夜推窗看

見月守知令人捕至責過十八立曰汝善作嘲詩卯其人不應守以詩非己出根追作者又不應守立曰汝能再作十七字詩則恕之否則罪置重刑無賴應聲曰作詩十七字被責一十八若上萬言書打殺守亦哂而逐之此世之所少無賴亦可謂勇也

苦井

北京蘇州衚衕有苦井焉弘治間正月旦日清晨有術人汲其水往甜井中易水而來向井說詛而下之此井遂變爲甜水至今土人言之亦奇也

排笑詩

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二句人皆以此訕口而不知出

處殊不知此宋室有涵大使者好爲此排笑之詩也初哲宗灼艾畢此以娛故傳之也詩云日暖看三織（三織見蘇鋪綿織）風高閣兩廂（出遊遇左右二廂官）蛙翻白出潤（腹白似出字頭潤）蚓死紫之長（似之字而少長）撥飯（撥飯特聞琵琶）聽琵鳳（琵鳳求凰）特鏝接（特鏝特接）建章（建安章秀）才歸來坐簾下打殺亦何妨（見門上鍾馗打鬼）又一日望作哲宗問有何詩方吟二句云誰把鵞毛空處擣玉皇大帝賣私鹽皆此類也前載說郛後載群居解頤近時成化間寧波好事者有一詩嘲分守官云布議蘇崑李（布政司參議蘇州崑山縣人姓李）分寧只點工怒揮門不炮（以指揮門上不放炮）責鋪夜無籠（籠燈也）庫出收楷黜（鹽庫出楷收黜人家物）生燒接繫束（生日燒紙接黜家東西）買眞燕得皂（爲買兵皮靴皆要皂靴）留綠老宜葱（買綠段鋪戶偶持葱白者至則曰老亦宜之）

由從滔大使始

諺語敬後詩

海鹽天寧寺僧明秀都綱職也攻詩字奔走勢利嘗上一達官詩犯其所忌被責便下軍人王茂元輒以歇後諺語有箇利市仙官也天寧不毒不禿也因上七步成詩也打出週而復始也言雖鄙俚因僧致戲頗得歸戒之意

五空數

金人田特秀轉運使也毋姙時問仙仙曰前中後是五五三一十五生死與成敗逍遥在廊廡莫識其故後生特五月五日午時以爲合三五之數矣豈知因其生遂名五兒所居里名半十行當第五二十五歲鄉府省御四試皆中

第五死於憂午軒壽五十五八月十五日也弘治間蘇州學生陶麟因科舉祈籤於江東之神詞曰到頭萬事總成空是年不第以爲終無成矣後應貢豈知緇號乃空字正德丁卯領鄉薦辛卯登進士終號亦皆空字二事真可謂巧也

如玉遇鬼

錢塘醫士張璡字如玉與同醫張用道相善弘治甲子用道卒丁家如玉行醫徽州鄉知也越半歲返家出市遇用道於仙林橋相揖畧問起居用道似有愁色如玉詢其來則云適在楮家堂舍翁家中飯也後如玉訪友馬浩瀾詢用道生業如何馬曰已殁半年矣如玉大驚具言相會之事二人駭愕翌日扣其舍果是日祀其兄也此事親聞於

浩瀾者由此觀之則牛僧孺所謂世間人鬼雜行但人不知鬼也及隆山雜記洪[illegible]物祖後遇死妓而官員遇死妾者皆不妄也

馬王絡事

嘗聞士宦死時恍惚自言去某地為神或彼地之人附體以言之予則以為惟不足信昨見少師馬公文升誌銘云公絡後明日里人有王姓者自葉回忽遇公於途見公蟒衣玉帶騶從甚盛若素出師之狀拜而別之歸家聞公死矣又餘姚布政王公恩死之日有柩頭人倪姓者住離公家十五里清晨見公輿從出行以其素執役於公拜於道左以俟公過翌日至公家則公病而歿矣此親聞於公之

長子元甫豈皆虛語哉此或左氏所謂在生用物宏而取精多故有是歟

三天

婦人再醮有不得已者亦非也况吳有婦人乃縉紳之女家富而識字已嫁二夫其夫復死將再醮焉士人恥之有嘲以一絶以戱之者詩云辭靈羮飯哭金錢哭出先天與後天明日洞房花燭夜二天門下會神仙

韻府群玉秀才

海虞吳訥宿儒也有文章辯體行於世以上無根據之學而小小記聞者謂之韻府群玉秀才亦可謂善喻矣

陳檵桶

陳櫨桶相傳宋仙也能前知徽欽事甚悉跣足蓬頭冬夏單穿衲衣一領衣甚舊而不朽鬚鬢斑白目一色若蒼玉然可半百人矣明公皆欲求見隱顯不測今日江東明日關陝非自來不可得焉吾友王元甫弘治間會於楊州官舍所言甚平易時坐於欒欄之上筠元敬以火銃擊背如不知者事飯而去昨聞太常盛公端明云有傳乃晉人文似宋作也

姨夫錢

杭有無賴子某祖起近祏以貨賣後至無賴因不事生而貧矣然尚業其祖父有客至則入其財為己有客索時則又俟後客之貨轉賣以償焉年復年客復客名曰姨夫錢蓋

以夫死姨復可以嫁人之意耳後被人謗則自解以戲曰我家開行數十年何常恠欠客人錢後客移還前客去客人自少客人錢予以此言雖俚甚爲蘊籍無賴亦聰明子也惜不用此以治生哀哉

婚券相合

錢塘定北鄉大青嶺居民邵士賢成化間一產三子皆不育踰年復生一子小字回官既越月士賢行於隣左沙中偶見白物隱出掘之得一銀牌上鑿云陝西蘭縣民人回官本年丙午九月二十一日午時建生凡二十二字正與士賢之子相同但不知爲何姓牌之背又有花籃二十二對等字乃婚券也人多見之逾三月回官亦夭此不可曉

者也

諸瀹發棺

姚江諸瀹鄉進士也寓於姑蘇僧舍者年餘廊有壽函木甚美瀹愛之出入必撫之曰好材若無何瀹客死僧遂以價請於主人而殮之及開看內題所製年月則正瀹生之日也亦可謂異哉

太守對

吾杭鄒大參應義罷知延平時親友皆爲其討綉花譜子畫譜乃延字產也後到任則延乃四時多笋而譜絕少回與人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人莫不笑予聞而語曰昔陳亞知恩州到任與親友書曰使君五馬雙旄名目而已

鏤辭一文兩箇真實不虛二公豈非其切對乎

諺語至理

御史初至則曰驚天動地過幾月則曰昏天黑地去時則曰冥天寂地此言其無才者也賒酒時風花雪月飲之時流星趕月討錢時水底撈月喻世之無賴者也未娶時越河跳井既娶則擔雪填井娶久多生不能養育則投河奔井此言雖戲皆深致於理也

豐李夢神

吾友吏部主政豐存禮坊鄞人也寓杭構疾舟中勢將危恍惚見老子於帳外為豐熙手釗之家人見其出臂將欲與之收被中則豐言欲飲食也明日遂愈又庠友李世傑

應魁一日得疾月餘不鮮群醫皆以必不起矣夜夢樵授藥一丸促令食之覺後似少愈焉明日醫視脉症即曰可救矣旬日亦痊二事予親見之者

詩人無耻

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挾中朝尺書而奔走閫臺郡縣以餬口因之為生涯也然而詩人亦甘心於是者如宋壺山自遜一謁賈似道獲楮幣二十萬緡是矣所以不顧廉耻而望門倒屣為闊者厭甚可愧也近見金華一友慣遊食於四方以賣詩文為名而實干謁朱紫有私印一顆其文云芙蓉山頂一片白雲其自擬清高如此友人商履之嘲曰此雲每日飛到府堂上聞者絶倒

異胎

弘治甲寅四月湖市賣魚橋草營巷有生兒一頭兩面雙耳四足男女皆具者其家怪之棄於市河中行丐收之人有求觀者索錢一文予以此必雙兒未判者也是年十一月嘉禾橫橋有航人李碩者妻臨產腹痛欲裂生一鱉而手足則人也蓋此婦生居澤國所見必多此物氣類相感而然耳古有胎教詎不信夫

盜酒令

予嘗同群士會飲有行令欲以犯盜事爲對者遂曰發塚可對竊家繼者曰白晝搶奪對昏夜私奔衆曰私奔非盜也繼者争以此雖名目不倫原情得非盜而何一人曰打

地洞可對開天窗衆又曰開天窗與非盜事矣對者笑而
觧曰今之欽人財而爲首者扺減其物謗謂開天窗豈非
其盜乎衆哄而笑又一人曰尤有好者如三櫓船正好對
四人轎衆方然想後則曰三櫓船固載強盜而四轎所擡
非大盜乎衆益哄焉坐有四轎之客不樂乃曰涇渭不倫
清者當稱四科入四輔轎云乎哉濁者豈曰盜爲真可謂
四獸矣衆然之而樂

鴈君臣

元魏初居雲中孝文變左袵之俗遷都洛陽群臣畏暑不
欲其內徙下令北方酋長侍子聽其冬朝春還部落時人
謂之鴈臣予以元世諸君每歲避暑上都秋還大都豈非

鴈君乎近時北虜每年一寇山西此可爲之鴈虜乎雖然
胡人不久遷蕩亦讖也

中酒千金方

嘗聞中山武寧王玄孫徐某一日與畫師吳小仙太醫孫
院使宴飲命吳畫女樂諸子及孫吳陪飲之圖畫畢徐喜
曰惜欠風流題客過日太常卿呂常見而題歌一篇首曰
吳生畫手稱絕奇老我措大能評之云云舊讀少陵作此
樂獨謂君侯宜徐曰不必諛我但要寫當日實事耳呂然
後鋪叙家樂援引故典滿一篇儘佳末云吳生吳生欲闌
自畫白𢪛居侯旁如何更着孫思邈中酒却要千金方徐
大笑曰是日果中酒也聞者絕倒乎讀九析藥果有此歌

呂可謂善戲而徐則凝人前不得說夢耳

覔利太守

正德間嘉興太守羅以新絲綿鐵照斤數而易人絹巾綢

封唐夏侯彪以萬錢貨雞子幾何候雞母抱兒成雞然後

收之以萬錢貨竿若竿待其成竹然後納官吁古今豈無

對耶

神木

永樂四年取木於蜀之馬湖府計備萬夫之力方可出水

一夕木自達於途行聲如雷巨石爲開膚寸不損事聞廷

臣稱賀

上遣禮尚濳賜賫香往祭神休詔有司建祠歲祭（見胡文穆公集）他

書又云有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今京師木廠曰神木亦由此也聞其木尚存一二心已腐朽人可於腹中行過嘉靖癸卯四月

朝廷建九廟命內侍主事吳宗乾取木於湖廣辰州卯洞其木竟頭高丈六用力尤艱於前死夫不可計得至水口忽風雨一木復入於山曲處餘木得達關河河又無水難行吳祭而禱焉明日雨注而入者出增水三尺矣此皆可見

朝廷之福神助之也

換字詩

嘉靖中吾杭有好為六朝詩者不獨巧靡而且欲用一不經

人道之語易字換句遂至妄誕不稽背碍難通矣吳玄編
修金美之作詩嘲云何處歌新調蔚旋固不羣剪花金頊
瑣鬪葉玉紛紛巧疊空中錦輕裁水上雲自慚心太拙到
此不能文又虞子匡一日述一詩示余曰請商之何如余
三誦而不知何題虞曰吾効時人換字之法戲改岳武穆
送張紫陽北伐詩也其詩曰誓律飈雷速神威震坎隅遐
征逾趙地力戰越秦堀驥蹂匈奴頸戈殲韃靼軀旋師謝
彤闕再造故皇都岳之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
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月氏血旗梟克汗頭歸來報明主
恢復舊神州不過逐字換之遂撫掌相笑今時之弊之如
此金詩蔚音猗旋音觧二字不知者又譏之當爲亥聲倚你者

北游船論塵雖一時謔浪深似諸子之病

箕仙多鬼不可頻召

金陵士人頗崇數召箕求詩一日得詩云天冷山城二鼓敲雪迷洞口路迢迢雲窓童子燒松火待我鸞輿下碧霄請書名則又驚二詩云右來花貌說仙娥自是仙娥薄命多一曲霓裳未終舞金鈿早委馬嵬坡又云昔日長安一太真君王一見笑傾城洗兒故事今何在只問蓬萊玉色人後累召累詩言貌言情其辭不一遂為所惑意欲一覩真形以慰平生之所慕涕淚然撚矣忽薄暮有婦人自空而下然亦畏死而火聲驚走家人共守過夜明日方愈則婦人又至恐怖懷憂無時寧息將至喪心者焉後得一

人挽之遂遊久而方絶一也又杭人召箕久遂得其所簽語之曰可與仙翁一見乎拒曰幽明相隔不可也過月又懇其父好寧無一會耶仙曰明日侵晨當於後園梅樹下會也至期則見其縊死懸尸懸樹一傭病幾死此二事正與夷堅志女鬼惑佻鐸者相類人之不可惑於邪也如此夫

淫亂

人有恣其淫性而不顧五倫真獸類也作始者寧容誅耶書之簡編寧無汚耶然古有書惡人於座右所以戒將來予特録出不特使人人皆知其惡而爲萬世罵名亦所以誅惡於既往父奪子婦魯惠公子息姑所定宋女色美娶

而奪之楚平王之奪太子芊建所定秦女唐玄宗奪子壽王瑁妻楊氏爲貴妃父亂子妻春秋蔡景侯爲太子般娶楚女爲妻景侯私通之般遂弑景侯子收父妾晉獻公烝父妾齊姜衛宣公烝父妾夷姜厭後唐高宗立父妾武則天隋文帝陳夫人太子廣烝之兄收弟婦唐太宗收齊王元吉妻楊氏生子明姪收叔母後晋出帝納叔母陳氏爲妻又有父收親女金熈宗殺其弟胙王奪其妃諸王兄弟之女皆淫之甚者淫及親女姪完顏亮弑之而自立亦淫諸女及妹叔母皆淫之又殺親母惡尤甚焉弟收兄妻北齊武成帝收嫂李后兄淫妹齊襄公通其妹魯桓公夫人文姜後北魏之孝武帝通其姊明月公主蓋自襄公始也君

淫于下陳靈公淫夏姬姬之子弒徵舒弒之臣淫于上嫪毐通秦太后後審食其之通漢呂后臣娶君后元泰定皇帝崩丞相燕帖木兒娶其后爲夫人其帝家之公主四十人供納爲妾若大觀淫爲樂者自商紂使男女裸體相逐爲嬉其後宋廢帝幸華林園使宫人裸體與左右爲樂

白起

輟耕録載白起王皮對證事且言當時朝廷知之差進士尙哲督察余意自秦至元千百年矣就使有報應之說王皮何不當前對之耶豈前時又不可勾攝之都設使信之則洪武己酉杭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一条長尺許廣二寸身有殷色楷書秦白起三字武林紀事亦一證也是可信

耶謂之惟也

前定

吾杭張子清瀌嘉靖辛邜中省元榜有秦鳴夏者其父垂没時如夢中語曰此兒張瀌榜舉人中後語子清言及是事追數其年則張尚未生也又聞先輩淞江張灝未第時夢人告以登科在狀元先覺而思之吾必無分於試錄矣豈有名先狀元者乎及丁未會試名在十五而十六乃鉛山費鵞湖宏殿試費爲狀元討其夢亦費未生也

白血無血

宋建炎間荆州長陽民婦向氏被賊皮仲執之不受辱被害人見其白乳自吭流至踵荆州志又元王伯顏至正九年

爲福寧州尹被賊王善執之欲降不屈挺頸受刃頸斷白液如乳後以陰兵助州滅賊見元史正德七年流賊陷上蔡上蔡知縣霍恩被執罵賊不屈斷頸無血白氣縷縷若騰龍然世之戲言白血此或可擬也又宋李庭芝之死節時血無一點見韋君聽與予以四人男女不同皆英烈忠貞者也古人亦有然者不知四人何又如此之異

數兆於字

夫吉凶固惟人爲而事必有一定之數也或人言破之速見其驗予以耳目所記如漢秦彭建營柸彭亡之地遂爲客刺蜀龐統遇落鳳坡射死唐李懷光叛逆至埋懷村爲馬燧斬首宋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後賜死潭州不忍自

盡仰見所居之樓扁曰平楚就縊子瞻貶儋州子由貶雷州魯直貶宜州人言大蘇立人可也二蘇兩在田上其來未艾乎宜字似直字黄之蓋棺像也後俱如言本朝景泰辛未狀元柯潛人曰柯有哥音潛有旋首正統其徊繼乎未幾正統北還弘治乙丑狀元顧鼎臣人曰鼎成龍去事可寒心不久孝廟升天正德末寧藩謀亂師渡黃石磯而敗亡豈非王失基乎

七修類稾四十九卷終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奇謔類

縶虎陰

四明象山縣有樵童入山偶遇脫穽之虎行倦而氣促攖童坐身下虎陰偶在童手童一揉摩之而虎似歆之之狀特出陰於童身一隨其摩焉久之虎睡而鼾聲出焉童左右視之側有樹根之竅思股有縛柴小索即以一頭縶竅根一頭縛虎之陰盡力一奔而脫去虎跑嘑不能行童歸語家人衆驚且咲而且往觀之則虎已死於樹根矣此得於本地同野王大參之言予初聞之不能掩口深思爲

人呵卯而受害者亦衆矣豈獨虎也哉

左道

符堅入寇將會稽王道子以儀物鼓吹奉以相國之號求助於鍾山之神傳見堅故堅後見草木狀皆人形也天寶間西番寇西安詔不空三藏誦呪禳之忽見金甲神人不空云此毘沙門第二子往救西安矣後西安奏捷亦云西北有天王現形勝之朝廷因勅諸道立像親說故今佛寺有天王堂始此嘉靖庚子山西虜賊入寇

朝廷揚幡設醮伏劍呪咀以禳之後奏捷適是日也以予論之左道之術亦或有之助正不助邪也故三事有驗而王昭遠之六丁不驗矣

林同知

吾友偲居林同知應麟未第時父夢之下第十名已而果然既中同年嵇世臣之房主夢林中一百六十八其父夢中第四甲進士八十六意者嵇之主人不當夢林四甲例之無者豈知後四科方中是為四甲士矣數則一會試一殿試者奇哉

代死失火

周允江右吉水文襄公之孫也為人公直惜術士每推其命止於五十二歲嘉靖二十二年為廬州二守適當其時一病脾胃再病傷寒自以必死矣夜夢神人語之曰汝行事多善當有人代死明日群醫視疾罷有老醫出府偶

爾傾跌觸石而死周之疾自此愈焉北京西江米巷正德間有士人夜歸見一人布石灰於地圍長數十丈至門首灰跡亦存意廵邏者之所爲㫁其迹去而掃除之數日後其地火發獨遺士人之室因作醮事謝天醮罷焚紙而飛火復燒其家始悟石灰之布火數也掃之而不焚今報之而復然也予意人可代死則富貴者長生火可避餘則神亦不明矣是夢也死也疾之愈也火也復然也灰之布與否也皆偶相值耳或者神固欲之㤀㤀纇纇彰彰不衆是特假此二人也苟謂事事如斯吾未之信矣

揷牙

嘉靖初有鄧雲翁者福建興縣人少遇異人授以揷牙之

方其法欲治者先令尋活鼠一枚然後至其家俾患者飽食而吞丸藥七粒復與沒藥入湯嗽口片時牙皆動搖可下矣下時洗淨而記其序爲後洗牙齒乃用生鼠去皮腸和藥搗爛成膏依牙之序逐枚黏鼠以種原孔三日不可食亦不饑由前丸藥之功也凡延治者須種過則至死如少壯之齒有懼而只使醫其病者則他日老而不種者皆落而種者堅固也往往士大夫多受其益眞仙方也今聞死矣予亦不能傳

喫苦稱寃

禱雨用蜥蜴以其能致雨也宋熙寧間旱令捕蜥蜴一時無獲多以壁虎代送官府民謠有壁虎壁虎你好喫苦之説

國初大江之岸常崩人言下有猪婆龍也一時恐犯國姓之音對上祇言下有鼉也太祖惡與元同音令捕殆盡時亦有賴鼉癩鼉何不稱寃嗚呼世受誣而被害者不知其幾鼉與壁虎哉孰得與雷霆抗哉

許吏部

成化間許尚書縉巡按山東時有曹州知府任久不陞憤而造樓於州前名曰更樓實諷月飲酒所也然恃才不得於儒學有生員王某因許觀風來曹遂稟知州之過并言樓事許因盤州庫藏致詰更樓當改為庫樓於內

可也遂坐令拆毀毀間見有巨磚上書許吏部許吏部拆丁吏樓造樓難氣殺　知州喜殺了王知困因問此何人書也工匠以當時有瘋道士來篤者許已愕然後爲天官而王生員爲固安知縣遂傳之人人以爲奇事予以今松臯又爲天官豈非二吏部乎

竹米

竹結實如麥則見於晉元康之時如米則見於唐開成宋咸平之時然不言其色與味也嘉靖二十年杭州昌化縣長豆五十里竹葉之間包絡成穗而實焉採之而舂得黑色碎米炊之而食味少澁而飽人和飴爲餅餌最佳其地時遂就豐熟又見傳云竹實如雞子味食之清凉潤口故

謂鳳凰食也此恐不然

周宣靈王

錢唐南良里有周宣靈王之廟或歲誕日忽來青蛙即俗田雞但腳尖圓而背綠此色至深一枚好事者取置他方明日復至弘治間隣火見王於焰中救之嘉靖丙午火復切廟又見衣紅者坐殿頂亦異也

關幾場罵不休

景泰間朝廷銳意欲修續綱目督促翰院因各爲外臣相知者入蔡將丁參議理與朱尚寶懷因爭一事尚氣失色分嘗於館中將有一詩云參議丁公性太剛朱御凌慢不難當亂將毒手抛青史故發俗言汚玉堂同輩有情難勸

辭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輩曾爲修書鬧幾場又吾友編修金美之未仕嘗爲外家張氏作誌謹依金石之例不書婦姓婦家乃俗夫也意編修爲輕已而背言詆之其友張欽諭予與口占長短句嘲曰張翁墓誌金生執筆不書婦氏婦家稱屈金生自謂能文字然動筆時便忍、氣韓退之郴郴州蘇東坡歐陽修當時墓誌做多少壯荒門前罵不休右二事雖一時戲言大抵修書必須日久而用人必得實學庶使事不錯而文精也苟拘以官法執筆者非人書必無成也即當時亦徒爲一番耳又無位之人不當輕與人作文徒爲人嫌羨之後貫求文者動以數金而未得人不惡之是可占矣

天妃顯應

天妃莆田林氏都巡君之季女幼契玄理預知禍福在室三十年宋元祐間遂有顯應立祠於州里至至元中顯聖於海護海運萬户馬合法忽魯循等奏立廟號天妃賜大牢洪武初海運風作漂泊粮米數百萬石於落漈（溜漈者水往不可回旋）萬人號泣待死矣大叫天妃則風回舟轉遂濟直沽而後又封昭應德正靈應孚濟聖妃娘娘之號自後海船顯聖不一四方受恩之人遂各立廟故今在處有之也特述其耳目所知者一二吾杭永樂中百户郭保海運遭風一日晝如夕者似三晝夜矣舟人泣天許以立廟頃刻遂見天日成化間吾杭給事中陳詢欽命往日本國至大洋

風雨大作舟將覆矣陳禱天曰予命已矣如君命何逺見二紅燈自天而下若有人言曰救人不救舡則燈至舟上有漁舟數隻飄泊而至遂得渡登山即語曰吾輩爲天妃所遣此山自北地去可幾日至浙東也但多舵難行今與爾盒藥數足則無害矣已而果然復入京領粉又行下舟時憂天妃曰賜爾木此皿當刻我像保去無虞也明日有大木浮水而來舟人取之乃沉香至今刻像於家嘉靖甲午朝命給事中四明陳侃封琉球開舟明日颶風大作柁折舟將覆矣衆船大呼天妃但見火光燭船船即少寧明日有粉蝶繞舟飛不去黄雀立柁食米食盡頃刻風又作舟行如飛微曉至閩午後入定海也神貲不可掩也

戲對

正統間杭教授陳某年長而髮鮮矣時方伯艾英最爲多鬚乃舊知也艾故以一聯箴絡之教授求氣進司與講艾乃謾曰陳教授數莖細髮無擬可施陳隨口應曰艾方伯一臉鬍鬚何須如此又成化間司馬陝西楊鼎一日與司寇福建林聰會坐林戲曰胡兒十歲能騎馬誚楊多鬚而年少之故楊答曰癩子三年不似人林在位已久而閩地有癩也

盜竊書

友嘗借予詩林廣記撈巖綴其家爲盜入西廂因犬吠而所竊無幾明日予過訪之主人曰竊予之書六之矣予因

諷以一詩以自解西廂月黑夜沉沉盜入君家犬吠紛郄把詩林經卷去始知盜賊好斯文

劉長生

萊州有神山洞乃郡人劉長生學仙處也有石像臥榻面有小竅水出不涸郡人云舊有太守劉姓者見石像面有贅疣命工削平後劉面生一瘡如削狀祭之方愈今創處長有水出故今陳尚書洪謨有詩云面帶微痕淚若流可憐太守過爲謀仙家慣說能死解一石緣何念不休可謂得詩人之諷也

三笑事

嘉靖庚子杭有穩婆爲人收生互生子於産家而醫人因

急症死於病家者又有蔡倉官權巡捕而爲強盜刼掠一時畏盜口稱爺爺好事者作一絕曰穩婆生子收生夙醫士醫人死病家更有一般堪笑者捕官被盜叫爺爺

報應

報應之事必有但皆假手他事展轉見之遲速不同所謂有記性沒急性也獨本朝編修岳正得罪朝廷以家產盡給指揮李鐸鐸擲門不論男婦搜檢放出人怒其橫而無禮岳内亦受辱也無何岳宥復官而李鐸得罪朝廷英廟以其家產乃岳正者即復給之所得數倍於前而鐸

人之辱李氏婦女尤甚焉此真可笑

荒年轉語

嘉靖乙巳天下十荒八九吾浙百物騰湧米石一兩五錢時疫大行餓莩横道予友金玉泉珊除夜作二轉語詞雖近戲事則實焉錄之不惟見時之荒亦足發人之一笑耳年去年來來去忙不飲千觴飲百觴今年若還要酒喫除却酒邊酉字旁（飲水也）年去年來來去忙不殺鵝時也殺羊今年若還要鵝喫除却鵝邊鳥字旁（殺我也）

金有定數

徽州知府鄧繼曾四川資縣人云給事時其親某曰君方入仕切忌苟利予巡按雲南時至一地身如芒刺不可壓

意恐有宄欲訴秉燭獨坐突有一人在前叱之察院深詰汝何人可至耶應曰我非人爲君守財神也待之已久子曰金何在神以座下是矣視之磚下白金千兩因語我爲御史可置此物行耶能爲我送歸否神曰但要鄉貫票帖耳如言寫帖焚之人遂不見將復命有同年某主事丁憂於家進院告曰予貧兄能助否因以保舉一官言予允之主事曰謝禮五百金請受二百予方難之主事曰不受是欺我否則亦忘也不得已受而歸家數日後辦三牲靜夜將禱前事則原神復至矣出其金止八百兩予問之何少焉神曰前某主事者是數也怵然謝之未嘗告人今年八十君至親仕途且遠淹此以見定分有數也鄧因語蔡儁

鄭彥充鄭開御史主事□名則曰過則當爲人掩其子孫正在仕塗鄧言時嘉靖戊戌年

肖祖

集異記載蕭穎士貌似鄱陽忠烈王事盖以盗曾發王之冢見穎士肖王故也又郭頒世語云魏黄初盗發吳芮冢見芮屍如生後盗遇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可類長沙王吳芮乎但君微短耳綱矍然曰是先祖也今記吳王至綱四百四十年而穎士至忠烈王二百八十年矣唐薛用弱云三五世後子孫必有一人肖祖者諺云外甥似娘舅水木本源此豈非其騐歟

事相同

坦齋筆衡云趙昺乃李德裕轉世俱壽六十二宣和遺事云高宗乃錢鏐轉世俱壽八十一事雖荒唐四人德位不殊壽復相同殆非偶然也若大聖人與朱文公皆庚戌生亦奇也

人化虎

王充論衡多篇引舋公病而化虎之說及漁樵閒話載劍州李忠因病化虎其子驚懼虎將食事予意世之變化若多矣有情無情皆物也人之一變遂失本性哀哉昨聞表兄諸二云成化間餘姚通德里有王三者每與孫卧至半夜去將曉方回冬月則半體冷濕孫甚不堪因語其父父疑其從盜也俟其去時蹤跡之忽一夜開窓將出啓燈視

[illegible]已變其虎而足尚未全把其足則逸而去矣遂不復回後人於山中每遇傷足之虎遂哀求曰三老官竟啕虎去此與夷堅志黎道人殺變徇婦人相類不知一晝夜時倏忽爲人獸者此何理也

胡楊前定

吾杭靜庵先生世寧少將習舉業其祖恐其無成召仙問之仙批官至兵部尚書嘉靖戊子果陞前官予見其姪而戲曰則恐令叔先生不久官途矣不數月果致政回吾友楊僉事祐進學時隣有裁衣匠夜夢人與問其人曰我楊僉事家也明發則楊家喚做藍衫匠人曰官人必做僉事嘉靖辛丑楊官僉事予與戲曰官止矣不若陪吾林下樂

也別一年則聞死任是知一定而不可逃

掘地得人

予嘗笑談圃載元豐間修城掘得一物活而如人但無眉目或謂之太歲正德末崇德地名高田村民家掘地得活小兒即時燒死此又不知何異也

不知畫

嘉靖初南京守備太監高隆人有獻名畫者高曰好好但上方多素絹再添一箇三戰呂布最佳人傳爲笑余曰此中官宜然聞沈石田送蘇守五馬行春圖守怒曰我豈無一人跟者耶沈知另寫隨從者送入守方喜沈因戲之曰恭絹短少畫前面三對頭俗耳守曰也罷也罷

季迪二夔

國初高季迪蘇人也詩文爲一時所宗其文集載志夢一節乃其選官授命歸鄉之事無一不驗自叙得於恍惚暗曖之間而可徵未至者無少或爲人事豈偶然者與余又聞其致仕後又夢一人執其手書一蘇字嘱之曰爾必見殺於此人後凡蘇姓者皆不接見及本府太守魏觀嫌府治反居衛之右手不稱文東武西之位遷於張士誠故址衛官誣奏太守欲復吳王之業

太祖召至斬之高因爲太守作上梁文併棄市予考其傳亦曰不得已爲魏觀客辭歸悒悒淹蹇死文集又曰不幸爲故人得罪沒於京似皆憐而爲諱之之詞且同時浦長源

挽禹之詩有敲罷瑤琴即解形蕭蕭山影下寒城之句是
所聞之夢不誣神矣哉

異寶

嘗讀秦緒紀聞有人蓄碼碯大硯注水硯凹則水中有一
小鯽游泳可愛去水則無也夷堅誌亦載人有銅盆九水
注滿則雙鯽撥刺出水矣無水無之予未之信後杭醫宋
某家造壙得土中二磁碗偶注酒於中則頃刻有綠苔浮
滿酒中意其不潔所致及滌淨復注亦然飲之又未嘗有
物也予女夫家有碼石水盆於天井中水滿則綠苔浮
面去水則無惜今碎敗不堪蓄水與古人所載魚事相同
不知此爲何等異寶

晴

刑部副郎蘇志臯一日餞客先至僧房壁間有李遵所畫判了一幅延脫靴為壺令一鬼執而投之一鬼執酒壺於判後竊飲之蘇因假戲題詩以嘲云芭蕉秋影送婆娑醉裡觥籌射鬼魔到底不知身後事鄴都城外更如何蘇友高東谷時為光祿少卿夜夢綠衣使者揖曰蘇司寇嘲戲太重求為解之次日高告於蘇蘇恐而告其歸義之故兩人相笑別去高復夢綠衣向我以公與蘇司寇交厚專為求解何置不言高明日顧往蘇處特拉同至房義復題云蟠兕之竊酒頻頻總是區區兒女情莫道不知身後事目光如電照幽冥是夕綠衣復謝高御吁是何怪之若是耶

鄭啞巴

正德間楊州江都縣鄭某因啞而人稱爲啞巴一夕至南門偶見空中光曜仰視則天開眼也隨拜隨與人觀不覺其聲之出口自是不啞予以人舌短縮則不能言豈因一拜於天遂有音聲聞未爲信後聞楊州曹生進士守真云啞者迺其父之識果然

二徐異識

宋徐積節孝先生耳聾終日獨坐而天下事無不知

本朝蘇人徐禎卿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

說郛續卷二十卷終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奇謔類

八十九

正德丙子浙省秋試場中已定草榜提調參政王翊卓卜偶遺一卷視之頗佳視原批亦大稱許乃第三場者也遂令劉驟檢其前場則已爲外簾批倒然展玩間心已爲好袖語監臨鮮冕鮮曰足可壓榜中者之半焉遂對經易爲八十九名開卷乃仁和王一槐也人以爲若遺前場則王未必取王不語監臨則八十九名未必易此非其數邪至丙午科草榜亦定但俟明晨揭曉矣是夜監臨楊九澤夢

一知府至室楊曰此地此時汝可進耶知府對以有卷未塡故來告知覺遂於坐隅得卷自爲文好凡可五更語其事於提調監試者諸官未有言則闕內簾憑主試有請楊至憑曰適夢一生員披朝服告曰吾卷已爲楊繡衣取矣願贊成之予問其名則曰致字號也楊笑而對以前事且曰監試提調之不言意已爲私耶今當拆卷視號同諸官拆卷果乃致字因對經房名亦八十九也乃蘭溪縣鄭國宥房去者餘姚胡翰因致奬勵以褒之嗚呼前之房因奇也後之夢果孰主耶八十九名非一定耶

宋興亡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

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丙子帝顯為元虜已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己卯宋亡于崖山宋興於周顯德七年周恭帝方八歲亡於德祐元年少帝止四歲諱顯顯德二字又同廟號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元何其事事相符豈亦報應之說耶

虎災

嘉靖丙午杭之屬縣有山處虎則成群白日入民家傷人道路獨不敢行雖附城之市井亦至也死者不可計且不可殺餘杭尤盛地名上阜有土神徐令公每附人言禍福最靈縣尉許賽偖羊捕之旬日得六虎焉遂宰牲以祭然

牲既殺而毛不能去衆方駭之巫忽作神語曰上天降灾吾爲民逆天譴謫本所千心部下壯士寧不使一飽耶牲禮非數百斤不可也於是復益而後享予意連荒二年丙午秋少熟又多虎灾覩令公之言豈非其數乎

三韭三白

昔人請客柬以具饌二十七味客至則惟煮韭炒韭薑醋韭耳客曰適云二十七味何一菜乎主曰三韭非二十七耶錢穆父嘗請東坡食皛飯子瞻以爲必精潔之物至則飯一盂蘿蔔一碟白湯一盞坡笑曰此三白之爲皛耶相對悶然三韭三白真可爲對

鵲橋之説洪景盧辨之精且當矣而癸辛雜識又載楊纘繼侍姬田氏與婢七夕見仙騎鶴之事則又符於王喬者然尤紙上陳言未足為信吾友王貟外一槐尹湖之日七夕停舟劉家瀆見隱隱二條如旛非旛如龍非龍閃爍空中當驛門數丈之上或分為二或續為一往來不定亦微隱惟聞萬鵲噪雜之音或時明聞一二聲斂須雲氣紛郁香靄滿空飄小雨數點而散意真有鵲橋之事也此又不知何也

少保吏筆對

本朝少保于公謙幼時其母梳其髮為雙角日遊鄉校僧人蘭古春見之戲曰牛頭喜得生龍角于即對曰狗口何

曾出象牙僧巳鐫之于回對毋曰今不可梳雙髻矣他日古春又過學堂見于梳成三角之髻又戲曰三角如鼓架于又即對曰一禿似擂搥古春遂語其師曰此兒救將之相也墓誌載古春爲此也後爲弟子員按巡按三司坐一寺中有指殿中之佛曰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可以爲對也在座者曰可令小秀才來對將于對曰一介書生攀鳳攀龍攀桂子既對而出寺衆軍官問曰何以對之于即曰兩衛小軍偷狗偷雞偷菓菜此皆可謂絕倒也

孟密鬼術

雲南孟密安撫司即漢孟獲之地

朝廷每歲取辦寶石於此其地夷俗鬼術甚驗有名地羊

鬼者擅能以土木易人肢臟當其物時中術者不知也憑其術數幾時而發發則腹中痛矣痛至死而五臟盡乃土木或惡人不深但易其一手一足其人遂爲殘疾又有名撲死鬼者惟欲食人屍骸人死親朋鑼鼓防之少或不嚴則鬼變爲禽獸飛蟲突入而食之矣皆不可以理喻者嘗讀演義三國諸葛七擒孟獲蠻夷多有恠術於今驗之果然今孟獲子孫尚繁

蘇陳酒令

昔東坡酒令一曰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曰光武師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曰劉寬婢羮汚朝衣家人小過坡曰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當時指荆公

也本

朝陳詢忤權貴謫之同僚送行衆爲說令陳循曰轟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逕斜高穀曰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詢自言曰矗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呼蘇陳二人俱有意而口舌故起而後啗也

方陳報應

嘉靖丁未夏杭海寧縣雙廟巷民方林素不孝一日毋怒曰我當懸樑以諕汝遂以機援脚以繩掛梁撓頸而勢將縊也是恐赫其子冀其改過不料子即去機而身爲氣絶子遂掩人以急病貯棺明日其子若鄉縛狀跪伏柩前旦

稱阿姆阿姆晝夜不絕水穀不進者半月顛狂而非人矣其年吾友前衛右所百户白鉞統卒啓運運卒有黄陳二人每同卧起黄有白金二兩晝繫身而夜置搨陳知之也一日早起扯舟而去其所繫偶爾失聲陳聞而意其失取矣移時托以腹痛下舟竊金而棄金包於水黄覺失金指陳曰此獨爾知爾先下必爾盜吾物也陳遂誓天日爇神靈惡聲無所不至白雖撿其囊而嚇以刑終無所得陳之誓語尤篤爲如是者閱數月黄偶起草薦則金包帶水在陳枕下因持包大叫於衆陳即失色吐其實情惶愧縊者數次白回告予予意善惡一念通於神明一歲之中二事如此可不畏哉

道號

昔黃慈湖曾有一書與人辯道號之稱及世俗取者之多予嘗讀之喟然念子思孟子稱孔子亦曰仲尼未聞號之稱也近世諂諛卑佞之習尤勝似又非黃慈湖之時之比也二三十年之間鄙生小吏亦各以道號標致況有一命者乎然皆忘其名與字可笑也舊有一詩云孟子名軻字未言如今道號却紛然子規本是名陽鳥更要人稱作杜鵑正可以朝今日

芙荷妖

予見張東海弼誌松江董序班墓云成化丙午八月十二日午時正天澄霽市人見空中駕一舟自東而西又折而

東落於董之樓屋衆視之乃茭所結舟也因駭之後語
於吾學教諭廣西宋君佐宋君曰嘉靖辛卯荆州當陽縣
地名沙寺市人偶見水中一舟載人衣衆可二三十登岸
則舟乃大荷葉也人方駭之而舟人即至一大家求食與
饑不應即毀其畫漫與之敵焉則自殘其體其人終不能
傷遂沿門擾之官府亦無如之何擾將月後不知其所往
予時正署學於彼也予方以為果有而皆術如騎草龍之
事也松江之舟未必無人或遇正神所衝委而去耳

雷震人死

嘗聞震死之人有硃書背三口冋八如此四字人無識者
後有人云此米中用水四字特去中之直畫耳予則以為

好事者為之也昨浙省都司周恒齋亳人也云其鄉果有硃書批背三行而字不識者又有自見紅旗於盥盆數日後人聞空中云不可錯不可錯紅旗者是也遂擊死據是則雷之擊之者皆神之有意者矣然則擊木石者又何為哉如酉陽雜俎所紀怪誕者又何為哉嗚呼不可謂無亦不可謂有此不測所以為神也

義娼

天順間揚州昌平俊范卿督學為石亨所搆誅皆非其罪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揚又抵身進曰陷駕者誰吾提筆救焉者殺之天乎一娼綰綵而來揚故狎之者揚曰汝來何謂娼曰來事公死揚曰無益於我又累汝也娼曰我已辦之

矣亦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揚既死娼慟哭吮頸血以針線紉接於項顛揚氏家人曰去瘞之即自縊於旁矣噫乎觀娼意當時必料官司收而奏之必有大言以聳動乎人主故視死如歸曰我已辦之矣嗚呼惜不見其行又不知其名何娼之有若人哉真可謂奇也書之俟其知事之悉者補傳

三脚猫

俗以事不盡善者謂之三脚猫嘉靖間南京神樂觀道士袁素居果有一枚極善捕鼠而走不成步循簷上壁如飛也道士因善篆刻士夫多與交吾友俞亭川嘗亦親見之也

有無你我

吾杭舉人張洽未中進士時一日照鏡見鏡中之貌另一人也口云有你有我無你無我驚以語人莫知也明年辛丑赴部中途與一舉人同車想像切似鏡中所見問其姓名又同乃會稽張洽也遂言前事二人遂以此行中則同中下第必亦同矣揭曉果皆已榜杭者選南部主事而會稽者選北道矣不二年杭者死於任而會稽者死於家因思此與唐之罕相宋璟每每鏡中見有相字者切同此真可謂惟也

判子詩

京師宣武門外有寺曰歸義凡士大夫送行多于其間嘉靖間刑部副郎蘇志皐一日餞客先至僧房壁間有李鎮所畫判子一幅洒脫靴為壺令一鬼執而投之一鬼執酒壺於判後竊飲之蘇因暇戲題詩以嘲云芭蕉秋影送婆娑醉裡觥籌射鬼魔到底不知身後事酆都城外更如何蘇友高東谷時為光祿少卿夜夢綠衣使者揖曰蘇司寇嘲戲太重求為解之次日高告於蘇蘇思而告其歸義之故兩人相笑別去高復夢綠衣曰我以公與蘇司寇交厚專為求解何置不言高明日顯往蘇處特拉同至歸義復題云蟠桃之竊酒頻傾總是區區兒女情莫道不知身後事目光如電照幽冥是夕綠衣復謝高卿吁是何怪之若

是耶

七修類藁五十一卷終